

论汉地本土五言赞的产生与 在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的演变

李秀花

(山东财经大学 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汉地本土五言诗之特征为:五言押韵、具有一定或较高审美性;汉译佛经五言赞之特征为:五言赞体、枯燥述说。东晋前半期,二者有机融合,生成了汉地本土五言赞;支遁、张翼是汉地本土五言赞生成的具体操作者。东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汉地本土五言赞数量明显增加。东晋南北朝,汉地本土五言赞具有一定或较高审美性的特征占明显优势;隋唐五代,汉地本土五言赞枯燥述说的特征占明显优势,其异化即非汉化的程度大大加深。整个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汉地本土五言赞枯燥述说的特征表现得最为突出,汉译佛经五言赞对汉地本土五言赞的影响颇大。

【关键词】汉地本土五言赞;汉地本土五言诗;汉译佛经五言赞;审美性;枯燥述说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73(2019)04-0083-07

五言赞是汉地赞体比较重要的体式,出现过不少优秀的作品。探明汉地本土五言赞^①的基本问题——产生、发展、与汉译佛经^②的关系等,对于全面深入地认识赞体文学的特征、赞体文学发展史、赞体文学乃至汉地本土文学与汉译佛经的关系等不可或缺。对上述若干基本问题,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很少,仅笔者在数年前的有关研究中涉及。笔者在《论支遁诗文对汉译佛经之容摄》中指出,汉地本土五言赞的出现,系摄取汉译佛经中大量存在的五言赞之五言形式的结果——这一观点是不全面的,且缺乏充分论证。^[1]限于篇幅,本文仅探讨汉地本土五言赞的生成与在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的演变。

一、汉地本土五言赞的产生

从现存材料和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成果来看,在作时具体或较为具体的汉地本土五言赞中,最早的是写于东晋前半期的支遁(314—366)的11首:《善思菩萨赞》《弥勒赞》《文殊师利赞》《维摩诘赞》《法作菩萨不二入菩萨赞》《月光童子赞》《首立菩萨赞》《首闍菩萨赞》《善多菩萨赞》《善宿菩萨赞》《不眇菩萨赞》,还有张翼(穆帝时人^③)的2首:《道树经赞》

《三昧经赞》。^④

那么,汉地本土五言赞是如何产生的呢?

仔细考察支遁与张翼的上述13首五言赞,不难发现——

1. 此13首五言赞均五言押韵

此13首五言赞或用独韵、或用通韵,无换韵。用独韵者如《善多菩萨赞》:“自大以跨小,小者亦骇大。所谓大道者,遗心形名外。都忘绝鄙当,冥默自玄会。善多体冲姿,豁豁高怀泰。”^{[2]197}“大”“外”“会”“泰”,泰韵。^{[3]127}用通韵者如《善思菩萨赞》:“玄和吐清气,挺兹命世童。登台发春咏,高兴希遐踪。乘虚感灵觉,振网发童蒙。外见凭寥廓,有无自冥同。忘高故不下,萧条数仞中。因花请无著,陵虚散芙蓉。能仁畅玄句,即色自然空。空有交映迹,冥知无照功。神期发筌悟,豁尔自灵通。”^{[2]197}“童”“蒙”“同”“中”“蓉”“空”“功”“通”,东韵;“踪”“蓉”,冬韵;^{[3]120,122}东、冬通韵。

2. 此13首五言赞中8首具有一定或较高的审美性

此8首为:《善思菩萨赞》《弥勒赞》《文殊师利赞》《维摩诘赞》《法作菩萨不二入菩萨赞》《月光童

【收稿日期】2018-10-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代文学容摄汉译佛经研究”(项目编号16BZW055)。

【作者简介】李秀花(1971—),女,山东日照人,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与汉译佛经关系。

子赞》《道树经赞》《三昧经赞》。

具体看《弥勒赞》：“大人轨玄度，弱丧升虚迁。师通资自废，释迦登幽闲。弥勒承神第，圣录载灵篇。乘乾因九五，龙飞兜率天。法鼓震玄宫，逸响亮三千。晃晃凝素姿，结跏趺芳莲。寥朗高怀兴，八音畅自然。恬智冥微妙，缥眇咏重玄。磐纡七七纪，应运莅中幡。挺此四八姿，映蔚华林园。璿璣玄轮奏，三摠在昔缘。”^{[2]197}此赞颂扬弥勒之情强烈。其中形象性强如“法鼓震玄宫，逸响亮三千”“晃晃凝素姿，结跏趺芳莲”“寥朗高怀兴，八音畅自然”“挺此四八姿，映蔚华林园”，等等；有4对对偶；多用典故，如“九五”“龙飞”“三千”“四八”等。因此，此赞的审美性较高。

在当时与其前的文坛上，五言赞的基本特征为五言押韵，典型特征为具有一定或较高的审美性。作品的体式只有一种：五言诗。可见，汉地本土五言赞与五言诗关系非常密切。可以说，汉地本土五言赞之五言押韵、具有一定或较高审美性的特征直接来自五言诗。

支遁现存全部41篇诗文^①中，五言押韵者共29首，除上述11首五言赞外的另18首均为五言诗，此18首五言诗中，具有一定或较高审美性者16首。张翼现存全部9首诗文均为五言押韵，除2首五言赞外，7首为五言诗，此7首五言诗均具有一定或较高的审美性。盖支遁、张翼谙熟五言诗，遂在五言赞的写作中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了五言诗的基本特征、典型特征。

然而，汉地本土五言诗早在东汉即已存在，汉末建安（196—225）初期出现了“五言腾踊”^[5]的局面，那么，汉地本土五言赞何以未在五言诗的“腾踊”期及其后的一百五六十年的产生，而至东晋前半期方产生？笔者认为，汉地本土五言赞的产生，

除汉地本土五言诗外，尚需其它因素——汉译佛经五言赞的介入。从现存材料来看，东晋以前，汉地并无本土五言赞，而在东晋以前的汉译佛经中却存在比较多的五言赞。译人明确的汉译佛经中，五言赞首见于后汉译经。译人明确的后汉汉译佛经中，五言赞共4处^②，见于康孟详译《佛说兴起行经》、昙果共康孟详译《中本起经》、支娄迦谶译《佛说无量清静平等觉经》、安世高译《佛说自誓三昧经》4部佛经。译人明确的三国汉译佛经中，五言赞共7处，见于白延译《佛说须赖经》、支谦译《佛开解梵志阿鹵经》《撰集百缘经》3部佛经。后汉、三国两时期，汉译佛经五言赞数量少、势力小，不具备影响汉地本土创作的能力，且在汉地扩散其影响需要时间。译人明确的西晋汉译佛经中，五言赞共72处，见于竺法护译《正法华经》《佛说阿惟越致遮经》《大哀经》《普曜经》和聂承远译《佛说超日明三昧经》、聂道真译《大宝积经》卷一百之《无垢施菩萨应辩会》等26部佛经。汉译佛经五言赞的数量较大，势力较大，而扩散其影响同样需要时间。东晋十六国时期，含五言赞的汉译佛经继续译出，而且后汉、三国、西晋的汉译佛经五言赞一方面总量较大，共83处；另一方面，此83处五言赞扩散其影响已经过了一段时间，尽管长短不同。特别是，此期出现了汉译佛经五言赞体式进入汉地本土创作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汉地崇奉佛教的热潮空前高涨。

何以见得东晋十六国崇奉佛教的热潮空前高涨？具体表现为：此期汉地容摄汉译佛经内容的诗文空前大量增加。从现存材料来看，汉地本土诗文容摄汉译佛经内容，首见于后汉。此期容摄汉译佛经内容的诗文共9篇^③，三国共5篇，西晋共17篇，而东晋十六国则超过了300篇。东晋容摄汉译佛经内容的诗文数量急剧增长，充分地显示出崇奉佛

① 汉地本土五言赞指：作于汉地、五言、带有明显赞体标志“赞”字的赞。赞体标志“赞”字有二义：一为赞美、颂扬，即《文心雕龙·颂赞》所云“奖叹”；二为解释、阐明，即同篇所云“明也，助也”（参见王运熙、周锋译注《文心雕龙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2页、71页）。或见于赞文前的引出语中，如“说偈赞云”“说偈赞叹”“各诵赞洞灵琼宝三元章句”等；或见于赞文后的收束语中，如“说此赞已”；或见于赞文的题目中，如支遁、张翼的下述13首五言赞等。

② 本文佛经，泛指《大正藏》等佛藏中的经、律、论等。

③ 刘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云：“晋穆帝时，有张翼善学人书。”参见张彦远辑，洪丕谟点校《法书要录》卷一，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年，第13页。

④ 张翼此2赞作于东晋前半期，详细论证见待刊拙文《张翼2首汉地本土五言赞创作时间初探》。目前，被学术界认为作于六朝的含五言赞的道经有《太上大道玉清经》《上清元始变化宝真上经九灵太妙龟山玄策》《白羽黑翻灵飞玉符》《洞真上清龙飞九道尺素隐诀》《洞玄灵宝千真科》6部。从现存材料来看，在作时具体或较为具体的本土五言赞中，最早者为支遁、张翼的13首五言赞，作于东晋前半期；上述6部道经的行文风格与孙吴时期文章不类，本文认为，它们均不产生于孙吴，成立时间的上限为东晋前半期。

⑤ 含残篇。《与桓玄论符号求沙门名籍书》文首有“隆安三年”（399）语，支遁卒于海西公太和元年（366），此文非支遁所作无疑。《弘明集》卷十二将此文系于支遁名下，误。

⑥ 1处五言赞即由1条引出语引出，或由1条收束语收束。引出语和收束语有明显的赞体标志“赞”字，引出语如“以偈赞曰”“颂赞曰”等，收束语如“……说偈赞佛已”等。

⑦ 本文统计均不计重复者。

教的热潮已经到来。此 300 多篇诗文容摄的汉译佛经内容较多,有因果报应、轮回转生、诸法皆空、功德、普度众生、称观世音名而脱难得救、神通、禅定、佛与菩萨之言行等。

在汉地崇奉佛教热潮的强力推动下,汉译佛经五言赞体式遂进入汉地本土创作;换言之,东晋十六国诗文在比较多地容摄汉译佛经内容的同时,亦容摄了其五言赞体式,汉地遂出现了本土五言赞。

在这一崇奉佛教的热潮中,支遁、张翼是前期活跃的弄潮儿。支遁现存全部 41 篇诗文中,明显容摄汉译佛经内容者 24 篇;张翼现存全部 9 首诗文中,明显容摄汉译佛经内容者 6 篇。支遁、张翼在诗文中积极容摄汉译佛经内容,与此同时,亦容摄了其五言赞体式。他们二人成为汉译佛经五言赞体式进入汉地本土的具体操作者。

3. 此 13 首五言赞中 5 首枯燥地述说义理

支遁、张翼的此 13 首五言赞中,5 首枯燥地述说义理,此 5 首为:《首立菩萨赞》《首闲菩萨赞》《善多菩萨赞》《善宿菩萨赞》《不响菩萨赞》。且看《首闲菩萨赞》:“首闲齐吾我,造理因两虚。两虚似得妙,罔象反入粗。何以绝尘迹,忘一归本无。空同何所贵,无贵乃恬愉。”^{[2]197} 枯燥述说是汉译佛经五言赞的典型特征,如竺法护译《佛说无言童子经》卷上云:“无言大士而于中与菩萨异口同音,以偈赞佛:‘无形而现形,亦不住于色;欲以开化众,现身而有教。佛者无色会,亦不著有为;皆度一切数,导师故现身。显相三十二,奇好八十种;以严其身体,为众讲说法。法者则无相,亦无有音响;无声不可得,

无念寂微妙。佛法觉了法,处在佛树下;彼道无言教,言辞无所说。其法无形法,求相不可得;以无相之法,安可有所说。愍伤于群生,此佛之大恩;分别无所获,所说不失时。晓了无所得,解空无所获;能如此养者,佛义无名字。有为之言教,诸佛因所说;彼数无所有,无为无自然。如无常形色,导师缘见象;此法无所有,为众说此经……’”^[4] 在枯燥乏味地述说这点上,二赞何其相似! 此高度相似昭示了汉地本土五言赞体式的来源——汉译佛经五言赞。

总之,东晋前半期,汉地本土五言诗之五言押韵、具有一定或较高审美性的特征跟汉译佛经五言赞之五言赞体、枯燥述说的特征的有机融合,生成了汉地本土五言赞。支遁、张翼是汉地本土五言赞生成的具体操作者。

二、汉地本土五言赞在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的演变

笔者遍检《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敦煌道藏》《大正藏》《卮续藏》《嘉兴藏》《藏外佛教文献》《〈金刚经赞〉研究》《七寺古逸经典研究丛书》《全敦煌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文新编》《全唐诗》《全唐诗补编》等,可确定作于东晋至五代的汉地本土五言赞共 197 首,其中作时具体或较为具体者共 170 首,将此 170 首按作时的先后顺序排列,并从文学的角度考察上述 197 首每首的审美性,列出表 1、表 2、表 3、表 4,以表 1 为基础生成表 2,表 2 和表 3 的数据汇总生成表 4。

表 1 东晋南北朝作时较为具体^①的汉地本土五言赞情况表

Tab. 1 The situation of Chinese eulogies with five characters every sentence written in more specific time 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写作时段	不同特征的五言赞的数量	具有一定或较高审美性的汉地本土五言赞的数量	审美性不足乃至缺乏的汉地本土五言赞的数量		
			枯燥述说的汉地本土五言赞的数量	其它汉地本土五言赞的数量	合计
东 晋		16	9	1	26
南北朝	刘 宋	11	0	1	12
	宋齐梁 ^②	5	0	0	5
	北 魏	4	0	0	4
	合 计	20	0	1	21
合 计		36	9	2	47

① 作时具体,指具体作于哪一年。现在可考证出的东晋南北朝汉地本土五言赞的作时无具体者。

② 作时无法进一步具体为宋或齐或梁,故笼统称为“宋齐梁”。

表 2 现存可确定作于东晋南北朝的几乎全部^①汉地本土五言赞情况表

Tab. 2 The situation of almost all existing Chinese eulogies with five characters every sentence written 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which can be ascertained

不同特征的五言 赞的数量 作时性质不同 的本土五言赞	具有一定或较高审美性的汉地 本土五言赞的数量	审美性不足乃至缺乏的汉地本土五言赞的数量		
		枯燥述说的汉地本土 五言赞的数量	其它汉地本土 五言赞的数量	合计
东晋南北朝作时较为 具体的本土五言赞	36	9	2	47
东晋南北朝作时笼统 ^② 的本土五言赞	12	12	0	24
合 计	48	21	2	71

表 3 隋唐五代作时具体或较为具体的汉地本土五言赞情况表

Tab. 3 The situation of Chinese eulogies with five characters every sentence written in specific or more specific time in the sui dynasty、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five dynasties

不同特征的五言 赞的数量 写作时段	具有一定或较高审美性的汉地 本土五言赞的数量	审美性不足乃至缺乏的汉地本土五言赞的数量		
		枯燥述说的汉地本土 五言赞的数量	其它汉地本土 五言赞的数量	合计
隋	2	0	0	2
隋初唐 ^③	1	1	0	2
隋初唐 盛唐	1	1	11	13
初唐盛唐 ^④	0	50	1	51
盛 唐	2	4	7	13
合 计	6	56	19	81
中 唐	0	1	2	3
中唐晚唐 ^⑤	1	0	0	1
中晚唐 五代	3	15	17	35
五 代	1	0	2	3
合 计	5	16	21	42
合 计	11	72	40	123

① 笔者遍检了所能见到的道藏、佛教、世俗文献(具体书目见上文),除笔者所见文献外,可能尚有含东晋南北朝汉地本土五言赞的其它文献,但其中所含汉地本土五言赞应不多,本文所搜检到的 71 首应占现存东晋南北朝汉地本土五言赞的几乎全部。后文中“现存可确定作于隋唐五代的几乎全部汉地本土五言赞”之“几乎全部”类此。

② 即学术界表明作时为“六朝”“南北朝”或类似者。如,朱越利《道藏分类解题》标明《太上大道玉清经》的作时为“当出于六朝时期”(朱越利《道藏分类解题》,华夏出版社 1996 年,第 48 页);《中华道藏》标明《洞真太上紫书篆传》的作时为“约出于南北朝”(张继禹主编《中华道藏》第 2 册,华夏出版社 2004 年,第 463 页)。

③ 指作时兼跨隋代、初唐者。

④ 作时无法进一步具体为初唐或盛唐,故笼统称为“初唐盛唐”。

⑤ 作时无法进一步具体为中唐或晚唐,故笼统称为“中唐晚唐”。

表 4 现存可确定作于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的几乎全部^①汉地本土五言赞情况汇总表

Tab. 4 A summary of the situations of almost all existing Chinese eulogies with five characters every sentence written 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nd the sui dynasty、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five dynasties which can be ascertained

写作时段	不同特征的五言赞的数量	具有一定或较高审美性的汉地本土五言赞的数量	审美性不足乃至缺乏的汉地本土五言赞的数量		
			枯燥述说的汉地本土五言赞的数量	其它汉地本土五言赞的数量	合计
东晋南北朝		48	21	2	71
隋唐五代		12	72	40	124
合 计		60	93	42	195
南北朝隋唐 ^②		0	2	0	2
合 计		60	95	42	197

表 4 数据显示——

(1)东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汉地本土五言赞数量明显增加。

现存可确定作于东晋南北朝的几乎全部汉地本土五言赞共 71 首,现存可确定作于隋唐五代的几乎全部汉地本土五言赞共 124 首,数量明显增加,显示出汉地本土五言赞由东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的发展。

汉地本土五言赞于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大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2)东晋南北朝,汉地本土五言赞具有一定或较高审美性。

表 1、表 2 数据显示——

东晋南北朝,汉地本土五言赞具有一定或较高审美性的特征占明显优势。

上文已述,汉地本土五言赞的产生与汉地本土五言诗关系至为密切,而具有一定或较高审美性是汉地本土五言诗的典型特征,这使得此期(产生期)的本土五言赞与其后的南北朝汉地本土五言赞具有一定或较高审美性的特征占优势,无论就作时较为具体的汉地本土五言赞而言,还是就可确定作于此期的几乎全部的汉地本土五言赞而言,均如此。此期现存作时较为具体的全部 47 首五言赞中,具备此特征者 36 首;现存可确定作于此期的几乎全部汉地

本土五言赞 71 首中,具备此特征者 48 首。需要说明,支遁、张翼上述 13 首五言赞的内容均与汉译佛经有关。支遁的《文殊师利赞》《维摩诘赞》《法作菩萨不二入菩萨赞》《首立菩萨赞》《首闲菩萨赞》《善宿菩萨赞》《不昀菩萨赞》《善多菩萨赞》8 首均阐发支谦译《维摩诘经》中有关内容,《弥勒赞》阐发竺法护译《佛说弥勒下生经》中有关内容,《善思菩萨赞》阐发竺法护译《佛说大方等顶王经》中有关内容,《月光童子赞》阐发竺法护译《佛说月光童子经》中有关内容,张翼的《道树经赞》《三昧经赞》依次阐发支谦译《私呵昧经》(一名《菩萨道树》)、《佛说法律三昧经》的有关内容。汉地本土五言赞中汉译佛经内容的存在,加大了汉地本土五言赞异化即非汉化的程度。而东晋前半期与其后的东晋南北朝,共有 18 首本土五言赞内容与汉译佛经无关,如东晋曹毗《黄帝赞》、刘宋颜测《梔子赞》、宋齐梁沈约(441—513)《雪赞》、宋齐江淹(444—505)《雪山赞》4 首、后魏常景《司马相如赞》等。这样,在支遁、张翼的五言赞中加深了汉地本土五言赞异化,即非汉化程度的汉译佛经内容在此 18 首五言赞中没有了,此 18 首五言赞的汉化程度更高了。特别是,此 18 首五言赞均审美性突出,若抛开题目或序言中明显赞体标志的“赞”字,其正文均完完全全是地道的本土五言诗,如《梔子赞》:“濯雨时摘素,当飙独含芬。丰荣殊未纪,销落竟谁

① 笔者遍检了所能见到的道藏、佛藏、世俗文献(具体书目见上文),除笔者所见文献外,可能尚有含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汉地本土五言赞的其它文献,但其中所含汉地本土五言赞应不多,本文所搜检到的 197 首应占现存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汉地本土五言赞的几乎全部。

② 现存可确定作于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的汉地本土五言赞除此表中的 195 首外,还有 2 首:《三洞奉道科诫仪范》卷四的“寂寂无宗”赞(李德范辑《敦煌道藏》四,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1999 年,第 1693 页)、《无上内秘真藏经》卷四的“天尊在灵解”赞。《三洞奉道科诫仪范》,吉冈义丰认为出于六朝末或隋代,最晚在唐初问世(吉冈义丰《道教经典史论》第二篇第三章,道教刊行会 1955 年。转引自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三辑中万毅著《敦煌本〈升玄内教经〉补考》,三联书店 1998 年,第 278 页)。至于《无上内秘真藏经》,《中华道藏》认为约出于隋唐之际(《中华道藏》第 5 册,第 412 页),《道藏分类解题》疑撰于隋唐(《道藏分类解题》,第 57 页),《道藏提要》认为出自初唐或唐以前(任继愈主编《道藏提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第 3 页)。此 2 首究竟作于南北朝还是隋唐,无法确定,故笼统称南北朝隋唐。

闻。”^{[6]2651}如《司马相如赞》：“长卿有艳才，直致不群性。郁若春烟举，皎如秋月映。游梁虽好仁，仕汉常称病。清贞非我事，穷达委天命。”^{[6]3674}两首均形象鲜明，慨叹颇深。若不看题目，只看正文，前者不是一首上乘的托物言志的五言咏物诗吗？后者不是一首上乘的通过咏史以咏怀的五言咏史诗吗？这充分显示出此期汉地本土五言赞与汉地本土五言诗的关系仍至为密切。整个东晋南北朝，汉地本土五言诗对本土五言赞的影响颇大。不过，应当看到，东晋南北朝，汉地本土五言赞具有一定或较高审美性特征占优势的势头并不强劲，表二中，此期具有此特征的现存本土五言赞仅48首。当然，毕竟现存可确定作于此期的几乎全部本土五言赞总量不大，仅71首。

与具有一定或较高审美性的特征相比，此期汉地本土五言赞枯燥述说的特征处于明显的劣势，无论就现存作时较为具体的本土五言赞而言，还是就现存可确定作于此期的几乎全部本土五言赞而言，均如此，现存作时较为具体的本土五言赞47首中，枯燥述说者9首；现存可确定作于此期的几乎全部本土五言赞71首中，枯燥述说者21首。上文已述，枯燥述说是汉译佛经五言赞的典型特征。毕竟，作为新奇的外来物，此期熟悉、接受汉译佛经五言赞体式的人不多。汉地人对汉译佛经五言赞体式的认识由陌生到熟悉，认识的人由少到多，需要时间，东晋南北朝就属于这种性质的时间。

表3数据显示——

隋唐五代，汉地本土五言赞枯燥述说的特征占明显优势。

汉地对汉译佛经五言赞体式的认知经过了东晋南北朝长时间的积淀，到隋唐五代，认可此体式特别是其枯燥述说的典型特征，并将其采用到著述中的汉地人明显增多，现存可确定作于隋唐五代的几乎全部本土五言赞共124首，其中枯燥述说者72首，较现存可确定作于东晋南北朝的几乎全部本土五言赞共71首、其中枯燥述说者21首都增加明显，特别是，枯燥述说者增加的幅度尤其大；且枯燥述说者占几乎全部本土五言赞总数的比重增加显著，由东晋南北朝的29.6%增至隋唐五代的58.1%。可以说，此期汉译佛经五言赞对汉地本土五言赞的影响大大强化。

本来，东晋南北朝时，汉地本土五言赞具有一定或较高审美性特征占优势的势头就不强劲；时至隋唐五代，这种优势丧失殆尽。与枯燥述说的特征相比，此期汉地本土五言赞具有一定或较高审美性的特征处于明显的劣势，现存可确定作于隋唐五代的

几乎全部124首本土五言赞中，具有一定或较高审美性者仅12首，远远少于此期枯燥述说的本土五言赞72首。上文已述，汉地本土五言赞在产生期——东晋前半期和其后的东晋南北朝与汉地本土五言赞的关系颇为密切，汉地本土五言诗对汉地本土五言赞的影响颇大，着眼点之一为汉地本土五言诗之具有一定或较高审美性的典型特征。以此审视此期汉地本土五言诗对汉地本土五言赞的影响，可谓大大减弱。此12首具有一定或较高审美性的本土五言赞中，内容与汉译佛经无关者仅2首，即隋陈子良《赞德上越国公杨素》、唐李白《观饮飞斩蛟龙图赞》，隋唐五代现存全部本土五言赞中内容与汉译佛经无关者也仅此2首。《赞德上越国公杨素》赞美杨素才能、道德，赞颂之情强烈，共50句，有19对对偶，10句形象性强，多用典故，使此赞的审美性较高。《观饮飞斩蛟龙图赞》云：“饮飞斩长蛟，遗图画中见。登舟既虎啸，激水方龙战。惊波动连山，拔剑曳雷电。鳞摧白刃下，血染沧江变。感此壮古人，千秋若对面。”^[7]此赞描状饮飞斩龙，形象鲜明生动，共10句，3对对偶，审美性颇高。上文已述，汉地本土五言赞中的汉译佛经内容加深了汉地本土五言赞异化即非汉化的程度；此2首五言赞无汉译佛经内容，均审美性突出，显示出与汉地本土五言诗的关系颇为密切。东晋南北朝，内容与汉译佛经无关、审美性突出的本土五言赞现存共18首，远远多于隋唐五代同类五言赞（仅有2首）。由此可知，隋唐五代，汉地本土五言赞汉化程度在减弱。

隋唐五代，汉地本土五言赞枯燥述说的特征占明显优势，内容与汉译佛经无关的本土五言赞很少，表明此期汉地本土五言赞异化即非汉化的程度大大加强。

表4数据显示——

整个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汉地本土五言赞枯燥述说的特征表现得最为突出。

现存可确定作于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的几乎全部197首本土五言赞中，审美性不足乃至缺乏者占绝对优势，有137首，其中枯燥述说者95首，其它42首；具有一定或较高审美性者仅60首。枯燥述说的特征表现得最为突出，是汉译佛经五言赞的典型特征。可以说，整个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汉译佛经五言赞对汉地本土五言赞的影响颇大。

[参 考 文 献]

[1] 李秀花. 论支遁诗文对汉译佛经之容摄[J]. 西南交通

- 大学学报,2011(5):8—12.
- [2] 道宣.广弘明集[M]//高楠顺次郎.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册.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
- [3] 王力.汉语语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 [4] 竺法护.佛说无言童子经[M]//高楠顺次郎.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3册.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523.
- [5] 王运熙,周锋.文心雕龙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43.
- [6]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 [7] 李白.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1:1137.
- (责任编辑:程晓芝)

A Discussion On the Generation of Chinese Eulogy with Five Characters Every Sentence and its Evolution 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the Sui Dynasty、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Five Dynasties

LI Xiu-hua

(Literal Colleg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Shandong 250014)

Abstract: The first half of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the characteristic that the Chinese poem with five characters every sentence is rhythmic with five characters every sentence with a certain or higher aesthetic property and the dry statement, the form of the eulogy with five characters every sentence of the eulogy with five characters every sentence in the Buddhist scriptur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were organically integrated, resulting in the Chinese eulogy with five characters every sentence; Zhi Dun, Zhang Yi were the specific executors of the generation of the Chinese eulogy with five characters every sentence. From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o the Sui dynasty,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Five dynasties, the number of the Chinese eulogy with five characters every sentence increased distinctly; 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 certain or higher aesthetic property of the Chinese eulogy with five characters every sentence had a distinct advantage; in the Sui dynasty,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Five dynasties, the dry statement of the Chinese eulogy with five characters every sentence had a distinct advantage; the degree of alienation (becoming non-Chinese) of the Chinese eulogy with five characters every sentence was greatly strengthened. In all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he Sui dynasty,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Five dynasties,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Chinese eulogy with five characters every sentence; stating drily was most outstanding, the eulogy with five characters every sentence in the Buddhist scriptur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Chinese eulogy with five characters every sentence.

Key words: Chinese eulogy with five characters every sentence; Chinese poem with five characters every sentence; the eulogy with five characters every sentence in the Buddhist scriptur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n aesthetic property; stating drily